

淨宗同學修行守則—稟教修身 悟道法師主講 (第十四集) 2021/6/4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 檔名：WD13-005-0014

《淨宗同學修行守則·律要節錄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課本，《淨宗同學修行守則·律要節錄》，第三十九頁第二行，從五十二這段看起：

【五十二、今時禪講，自謂大乘，不拘事相，綾羅鬥美，紫碧爭鮮，肆恣貪情，皆違聖教。豈不聞衡岳、天台、永嘉、荊溪，良由深解大乘，方乃專崇苦行。請觀祖德，勿染邪風。稟教修身，真佛子矣。】

好，我們從這裡看起。『今時禪講』，「禪」是宗門參禪的，「講」是教下，教下講經說法，宗門參禪，這個叫禪講。「今時」就是現在，在蓮池大師當時那個時代。到我們現在也是一樣，今時就是現在。宗門教下，就把所有佛門也都包括了，這是佛教修學法門兩大系統。參禪是教外別傳，就是教外面特殊的教學法，達摩祖師傳來的。達摩祖師傳到中國的禪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這叫參禪，這個叫宗門。禪宗是指達摩祖師傳來的禪宗，教人頓悟，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方法，用參禪這個方法。講，教下就是用講經說法，教下的講經說法，就是依照經典來按部就班學習，它用講的。宗門是不能講的，叫你參，沒有給你講的。所以宗門教下就包括一切佛法了。

『自謂大乘』，上面這句是講現在這個時代，參禪的人、講經說法的人都自以為是修大乘法。用現代話來說，大乘是開放的，小乘是保守的。開放，對於這些事相就不太在意，『不拘事相』，就不拘束這些事相上的形式，這個是講現在宗門教下都是這樣的一個

風氣，都自己認為我是修大乘佛法，不必要拘泥在這些事相上。於是產生底下的現象，『綾羅鬥美』，不講求這些事相，就很開放、很自由、很自在，這句是講物質生活上穿著華麗，綾羅綢緞。綾羅綢緞是絲織品的通稱，就穿著很華麗，很講求，綾羅綢緞。「鬥美」就是大家比賽享受，誰穿得好，誰穿得莊嚴、漂亮，誰的布料好，穿什麼樣的布料，享受太過分。大家，鬥就是爭鬥，在這裡比賽，看誰穿得好，誰住得好。在我們現代，出家人居住的環境，要很豪華的這種宮殿式的建築；出門車子要好的品牌，要坐高級的轎車，大家在比賽，比賽誰開名牌的、好的轎車，在鬥這些東西，大家在比賽，互相爭鬥。

這個事情也是值得我們警惕的，現代有很多道場，特別是有錢的道場，出家人過的生活的確是太過分。前一陣子，我記得有個同修發一個信息給我，他說大陸上有某個大寺院，很多法師都在比賽，誰開的豪華車子。他說現在開Benz、BMW那都排不上號，那都排到後面去了，現在更高級的車子都出來了。就是這裡講的，大家在比賽這個，誰穿得好，誰住得好，誰車子開得好，比賽這個。我們出家人應該不要講求太豪華的車子，這個車子主要性能要實用、安全，所以我們道場買車子都是以這個為考量，不去考量有多舒適、有多豪華。所以我們道場買比較大的車子，大部分客貨兩用，講求實用，不講求這些豪華，也不跟人家比賽。我們自己出家人，個人坐什麼車子都好，車子是代步的。如果是居士載我們，那我們沒有選擇，人家用好車載我們，我們也坐；用最不好的車載我們，我們也坐，不要分別。不要坐到哪個居士的車子好，另外一個居士他開的車子不怎麼樣，你就嫌棄他了，就不想坐他的車子，這樣就不對了。

所以過去我講經，在台北講經，那時候住在景美，自己也沒有

車子，都是居士發心來載我。有的居士他比較有錢，開的車子就比較好；有的居士車子就一般的，我坐都覺得很好。還有一個陳居士，他開的發財車，那我也坐，他那個車子玻璃窗都壞掉，他也沒修，駕駛座的門都打不開。他要進去開車，還要從右邊開門鑽進去，然後載我。坐在那個車上，我那邊的玻璃窗是沒有，他也沒去修，用個塑膠布把它黏起來，開上高速公路都掉下來，我手還要去把它搗著。這個我也坐得很自在，只不過就是安全性是比較有顧慮。有一次，開到高速公路，他那個車子突然停下來，我還要下車幫忙推車，推到旁邊。後來那一次去講經來不及了。那個時候是從景美到長庚醫院，一個星期去講一次，到林口長庚醫院。後來他朋友給他檢查車子，發現是沒油，他油錶壞掉了，那個油錶都一直停在有油的，所以開到沒油了他不知道。所以我們出家人，人家供養什麼就用什麼，也不要挑剔。供養好的，我們就坐好的；供養不好的，我們坐不好的，都一樣，都覺得很自在，我感覺都是很好。所以有一年到大陸東北去，有一個楊居士去機場接我，開最好的，凱迪拉克的，人家開來，我們也沒有選擇，我們也沒有事先去給他指定你要開什麼車來接我。人家開來，我們就要隨緣。其實我坐凱迪拉克跟坐發財車，在我的感覺當中都一樣，都很好，因為車子它只是代步而已，這個地方就不要去講求，也不要去比賽，不要為了面子，比賽這個東西。

下面講，『紫碧爭鮮，肆恣貪情，皆違聖教』。「紫碧爭鮮」就是鮮艷，種種的顏色，爭誰比較鮮艷，比較有亮點，我們現在話講叫亮點，爭這個。爭這個就「肆恣」，肆就是放肆，恣就是恣情，放肆。放肆，過分了，「貪情」，貪著情欲，這個不能太放縱，放縱，貪情就愈來愈增長。所以我們不能夠在這個上面去講求。「皆違聖教」，這都是違背佛的教誨，佛沒有教我們要這樣。這個是

對佛菩薩的教誨完全違背，自己認為我修的是大乘。縱然出家修學大乘佛法，依舊保持貧賤的風範，這樣就對了。縱然我們做不到古大德那樣，也要盡量降低我們這些欲望，把欲望降到最低，不斷的降。對貪求這些物質享受，要把它降到最低，不斷的下降，我們道業才會不斷的提升。如果我們不斷的提升這些物質享受，我們的道業肯定是不斷的下降。

往往我們出家人不如在家人，在古代，中國歷史上人人都曉得范仲淹，很有名的，宋朝的宰相。范仲淹他出生貧寒之家，家裡很窮，後來出仕了，做到宰相，他生活沒有改善，依舊過著以前貧窮的生活。這個不容易，這連出家人都做不到，這個難得。所以范仲淹的確是中國讀書人的好榜樣，國家給他的賞賜、俸祿，他都拿回家鄉幫助親戚朋友，幫助貧寒，在家鄉辦義學。那個時候沒有現在這種公立學校，辦義學，請老師來教這些清寒人家的子弟，替國家培養人才。一生過著貧賤的生活，他不忘本。所以印光大師讚歎中國歷史上三個了不起的大人物，積功累德，他們的子孫世世不衰，第一個就是孔老夫子。孔德成先生是孔夫子的後代，是七十七代嫡孫。他到美國，美國人一聽說他是孔夫子的後代，都特別尊敬、禮遇。孔子到現在二千五百年了。范仲淹的子孫，宋朝到現在，八百年不衰，也都受人尊敬。一般人傳家很少傳三代的，有傳三代的都已經不容易了，他能夠傳八百年，原因是什麼？能保持家風，後人能效法前人，能遵守本分，進德修業。這是印祖讚歎的第二個。第三個是清朝初年，一個姓葉的狀元，葉狀元，在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面有記載，清朝初年到清朝末年，他們家道三百年不衰。在中國歷史上能夠保持一個家這樣久遠的，印祖說只看到這三個人。這三個人重德不重物，重視德行，不重視物質享受，所以他的家道才能保持不衰。出家人更不應該貪圖享受，物質、精神的享受都不可以

貪圖，所以佛教我們以苦為師。日子過得苦一點，有出離心，對這個世間沒有貪戀心。生活過得太舒服了，就不想離開娑婆世界。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向我們招手，我們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，阿彌陀佛也沒有辦法。因為我們放不下，覺得這個世界還不錯，過得還不錯，就不能生起願生西方這個心；願生西方的心生不起來，因為貪戀這個地方，放不下這個地方，這樣念佛念得再多，也不能往生。所以蕩益祖師在《彌陀要解》講，能不能往生，關鍵在信願之有無，如果沒有信願，佛號念得風吹不入，雨打不濕，如銀牆銅壁一樣，也沒有得生之理。為什麼？你不願意去，阿彌陀佛願意接，我們不願意去，那佛也沒辦法，所以這是雙方面的，佛那一方面沒有問題，現在問題在我們這一方面，我們對於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放得下？真放得下，這個願才生得起來。所以日子過得苦一點，對我們信願有幫助，所以佛講「以苦為師，以戒為師」。

『豈不聞衡岳、天台、永嘉、荊溪』，大師為我們舉出幾個例子。「衡岳」是南嶽讓禪師，這都是祖師大德。「天台」智者大師，天台宗的創始人，人稱「東土小釋迦」。「永嘉」禪師，這個在《六祖壇經》大家都看過，也聽過，永嘉大師「一宿覺」，這個很有名的。永嘉是現在的浙江溫州地區一個地名，以他住的地方地名來尊稱他，意思就是這個地方出了這麼一位祖師大德、高僧大德，永嘉大師他有《禪宗集》、有《證道歌》傳世。「荊溪」也是。這些都是大乘，天台是代表教下，南嶽、永嘉是禪宗，宗門教下，荊溪教下，這些都是真正修大乘佛法的。『良由深解大乘，方乃專崇苦行』。因為這幾位祖師大德都是苦行僧，他的生活不是很享受、很享福，很清苦，他們也都是大乘的祖師，不但修大乘，他們都是一代祖師，都這樣示範給我們看。『請觀祖德』，看看這些人的風範，這是值得我們學習效法的。

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也講到窺基大師，這些祖師大德都是佛菩薩示現的、化現的，有的表現正面的，有的表現反面的。像衡岳、天台、永嘉、荊溪，表現出家人一個正面的，窺基大師他表現一個反面，這是在那個因緣，因為佛菩薩他示現在富貴人家，他是要度那些富貴人，所以他是出生在貴族的家庭。在中國古人所講，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，這是儒家講的。素就是安，安分、安守，如果你的環境是富貴的，那你就安於富貴，去享你的富貴；你家裡很貧窮，你就不要貪圖要享受富貴，要安於貧賤，要守本分，這樣就對了，各人安於各人的身分地位。在中國佛教史上，出家人窺基大師的生活是很豪華的，所以有名的，他叫「三車法師」。因為玄奘法師從印度取經回來翻譯經典，建議提倡學習法相唯識，看到窺基大師他有這個天分，要勸他出家。他是從小就在富貴人家，他的叔父是尉遲敬德，尉遲公這是唐太宗的大將，所以他真正是王孫公子，我們一般講公子哥，王孫公子這樣的出身。你說叫他出家去修苦行，他不幹，他生活過得這麼富裕習慣了，叫他去過那個清苦，他受不了。玄奘法師看中他了，勸他出家，他說他要出家可以，他要答應他三個條件。還講條件！玄奘法師就跟他講，你願意出家，條件開出來，可以依你的。他說第一個，他要一車書。因為他喜歡讀書，也是讀書人。第二個，他要載一車金銀珠寶。因為出家不能沒有錢，他要載一車金銀珠寶。第三個，那更過分了，還要載一車美女來服侍他。玄奘法師他說可以，只要你答應，這個條件都依你的。所以這個在佛教史上，有名的「三車法師」。到後來出家之後深入經藏，肯定他統統放下了，他這個是示現的。如果我們出家人學他那個派頭就完全錯了，窺基大師他是一個特殊的例子，我們不要學他的，在他來講他不為過，他實在講就是菩薩化身的，去度那些富貴人家。但是在我們，那我們如果要

想以他為榜樣，我們過失就大了，人家是菩薩，我們是凡夫，我們不可以，所以『勿染邪風』。『稟教修身，真佛子矣』，「稟」就是稟從，依教奉行，這樣才是修行正確的方向，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個公案：

【五十三、古有高僧，三十年著一緇鞋，況凡輩乎？】

真正高僧，一雙鞋子穿三十年，一件衣服穿三十年，現在還有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，這才是真正修行人的好榜樣。這裡蓮池大師舉出，『古有高僧，三十年著一緇鞋』，這個公案，這個高僧是唐朝慧休法師，我們在《緇門崇行錄》都可以看到。唐慧休法師，「雙履」就是他穿的一雙鞋子，穿了三十年。慧休法師他學經論非常通達，「學通經論」，他對經論學習通達，「尤善華嚴」，在這個經典裡面，善就是他的專長，是《華嚴》。《華嚴經》我們知道一乘了義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他對這部經很深入，講這部經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講了十幾年的《華嚴經》。講《華嚴》不容易，一般講經法師能講《華嚴》的不多，自古以來不多。慧休是他對《華嚴經》很深入，尤其很擅長講《華嚴》，對《華嚴》這些理事因果他很透徹，所以他通達經，還有論。我們知道三藏是經律論，「唯未讀律藏」，但是律藏這部分他就沒有讀過，經跟論他讀過，他特別擅長《華嚴》。「以為戒可事求」，他以為戒可以從事上來求，「按讀即曉」，戒律條文讀一讀就知道了。就像我們看雪廬老人李老師編的《常禮舉要》，一條一條我們去讀了，看一看，這個不難懂，很容易，看一看就知道是什麼了，以為這樣讀一讀就可以明白了。「未勞師授」，他說這個不需要老師來教授，不需要老師來講解，戒律簡單，看一看就知道了。經論才需要老師來講解，戒律應該不用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，一條一條，那些容易知道。未勞師授，這不用勞煩老師來教授，不用老師來教。就像我們看

《常禮舉要》，沒有老師來給我們講解、教導，實在講我們看不懂，以為看了很容易就懂了。「後披一卷」，就是他後來看律藏看了一卷，「性遮茫然」，對性戒、遮戒，茫然就是不了解。「方悔前議」，這個時候他才懺悔他以前的說法，議就是議論，他以前這種說法。

所以我們現代這個時代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也常常講，現在講經的人還有，講戒的人很少了，講戒的就很少。在台灣，現在我們知道可能在埔里正覺精舍，果清律師，清公和尚他還有在講戒，我們老和尚也很推崇他對戒學的深入研究。在近代，就是我們佛門的弘一大師，他是律宗的祖師，我們近代的律宗祖師。我們學戒，從弘一大師這個地方來學習，這是祖師。所以講經的人還有，講戒非常少，幾乎沒有了。

慧休法師他就很懺悔，以為自己都懂了，結果一看都不懂。這個時候，他「乃從洪律師聽《四分律》三十餘遍」，就是專門講戒律的律師洪律師，聽《四分律》聽了三十幾遍，凡是有講律的地方，他都去。晚年常從礪公律師聽講律，他到晚年還聽礪公律師講戒律。礪公問他，「法師大德暮年，如何猶勤律部？」他說，法師大德，你年紀這麼大，晚年了，怎麼還這麼認真來學習戒律？「休曰」，慧休法師就說，「余憶出家之始，從虎口中來，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？吾恨不得常聞耳」。這個就是他回答礪公律師，他說余憶出家之始，他說我出家剛開始是從虎口當中出來。這形容比喻，我們一個人被老虎咬住了，在老虎的口中，一下子就沒命了。但是他能夠從老虎的口中可以逃脫出來，跑出來，那不容易。這個是形容比喻他以前不懂，不知道這個律的重要，講經說法，談玄說妙，好像在老虎的口中自己不知道，老虎一咬，就被咬死了。後來發現了，自己懺悔了，就好像從老虎的口中跑出來了，知道沒有這個戒



律的基礎，講那個經論就不得受用。

這也是我們淨老和尚這些年，為什麼他到晚年一直在強調提倡儒家的《弟子規》、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、佛家的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出家人再加上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還有《群書治要》、《常禮舉要》，這些基礎的課程，做人處世。因為講經說法就是講，但是在生活當中怎麼做不知道，講經是解，求解，戒律是行，解行要相應。講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，這個就不相應，縱然講得再好，有解無行，說食數寶。有行無解也不行，盲修瞎練。所以要解行並進，解行要相應，這才是佛教我們的。所以這些都屬於戒律的範圍，四個根都屬於戒律的範圍。戒律，我們聽了老和尚講，甚至我們自己也在講這些勸人、講傳統文化，我們懂嗎？不懂。老實給大家講，我自己出家三十七年，我都不懂。以前聽我們師父上人講，似懂非懂。最近我聽蔡禮旭老師，現在是成德法師，他講的《群書治要》，我現在才比較明白了，他等於是補充說明我們老和尚的。我聽他的東西聽得很法喜，也帶同修來學習、來分享。我們向他學習，他真的有深入，有在做，這樣修，是我們的好榜樣。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講解，實在講我們念一念，我們甚至去講給人家聽，也講得好像不錯，口才很好，實際上講，自己也不懂。自己都不懂，怎麼可能去做到？做不到，講得再多都是空口說白話，講的跟做的不一樣。

所以，「吾恨不得常聞耳。休敬慎三業，懷課六時，奉禁守道，逾衰逾篤，衣服趣得蓋體」。慧休法師他恭敬謹慎身口意三業，做功課六時都很精進，「奉禁守道」，持這個禁戒，守道清白，愈老就愈認真。「衣服趣得蓋體」，衣服穿的大概能遮蔽身體，沒有講求怎麼豪華。「著一雙麻鞋，經三十年」，穿一雙麻鞋，以前那個草鞋我小時候有看過，穿三十年。「遇軟地則赤足」，如果有水

的地方，他鞋就拿在手上，打赤腳，走過去。「人問之故」，人家問他，你為什麼要這樣？「答曰：信施難消」，這都是信眾布施的，我沒有那個德行，難消化，不能浪費信施。皇帝屢次召請入京，他都稱病辭謝了。就是皇帝聽到他的德行，一直召請他進入京城，他都稱身體有病，辭謝了。這個是古大德很多是這樣的，他不要名聞利養，皇帝一請去，名聞利養馬上就來了，他推辭掉了。「請看大德高僧，尚且這麼崇儉」，就是推崇勤儉，「何況我們凡夫，豈可不節約惜福」。『況凡輩乎』，況且我們這些凡夫俗子，這些高僧大德都是菩薩示現的，那不是我們一般人，示現來教我們的，這個才是修行人要效法的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一條，下面我們明天再繼續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